

我国歌舞电影创作的可贵探索

——影片《歌声的翅膀》观后感

■文/张思涛

天山电影制片厂最近出品的《歌声的翅膀》是一部在国内产片银幕上还比较少见的歌舞片。影片讲述了三个不同民族的青年音乐人为追求音乐梦想在大美新疆进行创作采风的故事。新疆一向以景色壮美、歌舞多彩、盛产瓜果著称于世。这部影片的一个鲜明特色是充分发掘新疆的文化资源,把新疆的大美山河、多民族民风民俗和人民的能歌善舞完美地融合起来,通过讲述一个青春励志故事,向世人展示了辽阔美丽、发展进步、现代时尚、团结和顺的新疆。

歌舞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是一种重要类型,特别是早期好莱坞电影、现代印度电影在歌舞电影创作上都曾经盛极一时,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成功的经典作品和丰富的创作经验。事实证明,歌舞电影是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具有独特审美意义和发展前途,并有着潜在市场价值的电影类型。

但是应当看到,歌舞电影在我国电影发展中还是一种比较年轻的类型。尽管我们民族无不喜爱歌舞的传统,尽管我国电影创作早有把歌舞元素融入电影语言的努力,尽管新中国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对歌舞电影的创作做了种种有益的探索,但是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艺术类型,我国歌舞电影的形态还不够成熟,还缺少代表性的优秀作品,这是事实。

电影的繁荣必须“提倡多样化”,“多样化”不仅要包括题材、内容、风格、样式的多样化,而且还需要实现艺术类型的多样化。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重视影片《歌声的翅膀》在电影类型创造中的意义,应该肯定这部影片在中国“歌舞电影”创作和艺术探索中取得的成绩和经验。

首先要肯定的一点是,这是一部原创的歌舞电影。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民族歌舞艺术包括歌剧、舞剧的发展和成长,我们银幕上也出现了一批歌舞类型的电影,如《刘三姐》、《洪湖赤卫队》、《江姐》、《阿诗玛》等等,这些影片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成功,在观众中也深受欢迎。但是这些影片大多是根据舞台剧改编,有的还基本属于舞台纪录的性质。《歌声的翅膀》则是一部原创的歌舞电影,从策划开始,就是按照对“歌舞电影”的理解和思路来编写故事、结构情节、构思音乐和舞蹈的组成和意义。应当看到,在我国的电影史上原创的“歌舞电影”还很少,也许我们的“原创”作为一种类型还不够成熟,但是“原创”对于一种电影类型的创建和成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顾名思义,“歌舞电影”要把“歌”(音乐)和“舞”(舞蹈)作为电影的重要艺术表现手段,而且应当“歌”、“舞”并重、融为一体、载歌载舞。我们以前拍摄的歌舞类电影,尽管在艺术上各有成功之处,但是有的是以歌为主,属于“歌剧片”,如《刘三姐》、《江姐》、《洪湖赤卫队》等;有的则是以舞为主,属于“舞剧片”,如《小刀会》、《宝莲灯》、《丝路花雨》等。我们还缺乏那种将歌舞融为一体、歌舞并重的“歌舞电影”类型片。《歌声的翅膀》充分发挥了“歌舞之乡”的优势,无论是“手风琴之乡”塔城的大歌舞场面还是赛里木湖畔的男女声对唱、或者伊犁大草原上的爱情歌舞,都使人感觉到剧中人物能歌善舞、载歌载舞,给观众以“歌舞电影”歌舞相融、歌舞一体的具有震撼性的美学体验。

歌舞青春中的蜕变成长

——观歌舞片《歌声的翅膀》

■文/李春利

中国为什么缺少歌舞片?因为拍摄歌舞片的成本太高了。所有的歌舞场面都要预先排练好,机位、音乐、节奏、舞蹈,相当于预演了歌舞剧部分再用镜头表达。如果能把原创音乐做好,把舞蹈场面拍摄得生动,已经不易。若还能让电影语言和画面元素恰到好处地融合,让潺潺的流水、展翅的飞鸟、拉面的技法、行驶的车轮、奔腾的骏马都在节奏中跳跃,让五彩的岩石、碧绿的草原、蓝天白云都有律动的感觉,那么歌舞片才有了它特有的质感。看天山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歌舞片《歌声的翅膀》竟有了这样的审美体验。大美新疆如诗如画、如歌如乐,明丽的色彩和欢快的节拍扑面而来,主人公们青春的朝气和向上的力量更是直抵人心。

歌舞片决不是歌加舞,而是要用歌舞来叙事,来讲故事。该剧正是讲述了一个青春、蜕变、成长的故事。在歌舞大赛中脱颖而出男孩组合却决定放弃决赛,原因是一位评委意味深长地提醒他们,不要太注重外在,而是要发掘自己文化的内涵。于是,在组合成员之一江寒的坚持下,三个不同民族的歌手踏上了寻根之旅。他们从南疆到北疆,从戈壁到草原,从城市到乡村,在最贴近生活和人民的地方,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来自劳动者的欢歌,来自传统风俗的乐曲,来自大自然的回响,更从支边的教师们,从善良的民族群众,从多民族的友爱互助中获得了心灵的感悟,从而不仅完成了采风、创作、更完成了青春的成长与蜕变。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也是幸福的。当他们随着江寒走入他的成长岁月,和他一起亲历攀着索道去上学,目睹他的支边老师被索道缆绳割断了手指,后又失去爱妻时,谁能不为之动容呢?当多年不见的老师已经双耳失聪不能听到美妙的音乐时,谁能不为此叹息呢?回归熟悉的生活,发现身边的感动,采撷故土的养分,歌手们的创作终于有了生活的味道,有了音乐的灵魂。当他们在舞台上自信的唱起《大地之歌》的时候,他们交出了一份完美的青春答卷。

作品在表达青春、成长、蜕变时用了多个视角的切入,爱情的、亲情的、友情的等等。开篇就是江寒放弃准备了一年的比赛,决定回家乡寻找灵感,恋人形形不

再次,影片的一个特点是把新疆各民族的歌舞融为一体。据介绍,影片摄制组根据剧情需要,从新疆西北部塔城一路南下,途经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帕米尔,跨越五个地州,行程万余公里,不但让观众饱览了高山、湖泊、雪峰、草原等大美山水,而且向人们展现了哈萨克、维吾尔、塔吉克等八个民族的风采各异的民族歌舞。正如剧中人物所说“新疆真是太太太大了”。哈萨克族的马上冬不拉演奏、维吾尔族的喀什高台歌舞、塔吉克族的迎宾鹰舞,和新疆的雪山、奔马、飞鸟、鲜花一起,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在一部歌舞片中融合了各具特色的多个民族的歌舞艺术,当然不但有“民族团结”的思想意义,同时也具有“多样统一”的美学意义。

此外,影片值得称道的一个艺术探索是试图把传统的民族歌舞与时尚的现代歌舞融合在一起。在有着千年历史的喀什老城高台民居,影片着重展示了维吾尔族的传统舞蹈,同时也根据新疆南部的时代特色浓墨重彩地演出了一段青春、时尚、现代的街舞。两百多名舞蹈演员和上百名纳格拉鼓手参与这场街舞表演,鼓声震天、舞姿动人,比较切合剧中主人公的当时心情和观众的审美诉求。在剧中人物加尔肯回到家乡与恋人玛依拉一段爱情歌舞中,影片在哈萨克族舞蹈基础上,也注意融入现代的、世界性的、探索性的诸多舞蹈语汇。总之,影片编导在“歌舞电影”的类型探索中,顺应时代的变化和观众的需要,特别注意到新疆民族歌舞的现代化表达,这是应该肯定的。

最后,影片的成功在于努力把“歌舞”与“叙事”融合在一起。正如影片编导所说,对于歌舞电影而言,影片中音乐和舞蹈的呈现同故事构建同样重要。要让歌舞参与到叙事中去,歌舞和叙事不再分庭抗礼,而是珠联璧合。故事生发歌舞,歌舞也讲故事,二者融合前行,互相关照,最终达成协调统一。影片编导的上述体会是颇有道理的,“歌舞电影”的基本特点和要求就是把歌舞作为电影的重要手段,歌舞要参与叙事,与叙事融合,而不同于一般故事片那样只是把歌、舞元素当作“插曲”和“插舞”。在这方面《歌声的翅膀》作了大量探索和努力,创作者具体采用了三种模式(带入式、参与式、表演式)让歌舞参与叙事。以“表演式”为例,影片主人公经常运用音乐剧式的歌舞表演来推动剧情的发展,如赛里木湖畔三男一女那段多声部对唱、昭苏坎马滩上《你要好好生活》多重唱、还有男主角江寒在拖拉机草坪上的独唱,都是用歌舞在讲故事。据出品方介绍,这部影片用了八首圆场歌曲、四组歌舞、两段音乐剧直接参与故事的讲述,完成了一部“歌舞电影”的构建。

在姹紫嫣红的我国当代电影百花园里,“歌舞电影”还是种年轻的艺术类型,《歌声的翅膀》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尽管影片在艺术上还称不上完美(包括影片的故事还存在一些缺憾,例如三个男主角的爱情讲述有点分散笔墨,“两个时空”中李老师的故事也还可以更加动人),但是影片的艺术探索和取得的成绩及经验是可贵的、富有启发意义的。

我们关注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歌舞电影”的成长。特别寄希望于生长于“歌舞之乡”的新疆电影。

(作者为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

能理解,两人负气分手。而随着江寒的寻根,支边老师情感故事的渗透,江寒内心深沉的爱被唤醒,他意识到音乐虽然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如果没有了恋人的支持,他的音乐便没有了意义,离得越远,时间越长,越感觉到爱的弥足珍贵。最终,在慕士塔格冰峰前,在他们对着高原歌唱时,爱情也在那里开花结果。而组合中的迪力也在采风的过程中得到了恋人的宽恕,恋人用延缓婚期来声援他的音乐梦想。

亲情在这部电影里的表达无处不在,回到故乡的三个孩子都受到了亲人们最热情的款待,各民族的父老乡亲对待归来的孩子除了香浓的奶茶、羊肉,满车的瓜果特产,载歌载舞的欢迎仪式,还有祝福和期待。

友情的发展是该片的重要线索。组合中的三个年轻人虽然来自不同民族,但情同手足、肝胆相照,他们为了理想而拼搏,勇敢的否定自我,重新寻找和发现,获得新的创作理念都是在友情的支持下进行的。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名利,一切从零起步,从头开始,最终完成了自己心目中的心泉之作,也是友谊的动力。剧中的闯入者——网红主播晴朗与三个男孩不期而遇,从相互猜忌到成为好朋友。最后,晴朗在关键的时候选择悄然离开,也完成了她的成长和蜕变。

片中的成长、蜕变除了音乐上的,还有性格上的,心灵上的,当然也有生活的蜕变和时代的蜕变。我们看到的广阔的新疆是美丽、富饶的,各民族人民生活是安定、祥和的,片子无处不在的美景和群众脸上幸福的笑容,都在向世人展现日新月异的新疆。

为了很好的呼应成长、蜕变的主题,片中还采用了非常贴切的一个自然现象。柯尔克孜族驯鹰人描述了鹰的蜕变过程:柯尔克孜族的鹰在40岁的时候会用沉重的老学会做出惊人的举动,它们会飞到悬崖边筑巢,用它的喙去打岩石,直到完全脱落长出新喙,再用新的喙把一个一个指甲拔掉,当新的指甲生长出来再用新指甲把旧的沉重的羽毛一根根拔掉。经历痛苦而漫长的五个月,鹰又会获得新生。多么富有哲理的比喻,正好契合了电影的主题:成长与蜕变。

(作者为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高级编辑)

以昂扬的时代激情,赋予青春歌舞片以“诗之魂”

——观新片《歌声的翅膀》感言

■文/黄式宪

令人振奋的是,这部由天山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新片《歌声的翅膀》,在现代文明演进的意义,大大拓展了歌舞类型片的内涵与外延。该片的艺术创意,独标一格,将新疆多个少数民族丰富多彩、优美多姿的文化特色与地域风情聚焦于银幕上,并提升到了堪与世界对话的美学境界而毫不逊色。

作为一部轻喜剧样式的歌舞片,该片不满足于载歌载舞的通俗剧模式,也不屑于以事件来带动情节的常规套路,而是独开新局,在新疆素来以“歌舞之乡”而享誉世界的地域文化的大背景下,倾心竭力地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及其内心世界,并将主人公的命运与天时代的脉搏紧紧交融在一起。其叙事将笔墨落实在这三位来自新疆不同少数民族的歌手身上,即江寒、加而肯与迪里夏提,由他们的命运构成了影片叙事的主轴,犹如散文诗一般,一层层铺展开来,形散而神不散。他们因热爱音乐艺术而组合为“石榴籽”小乐队,以“石榴籽”为命名,其初心在于要像石榴籽那样紧密地拥抱、凝结在一起,去打拼去奋斗。透过这三位歌手的命运,呈现出他们青春与爱情的美好,为什么歌声会生长出翅膀?因为他们的歌声,有一股内在的旋律,或婉转低回,或激越高昂,金句迭出,血浓于水,凝聚为作品的“诗之魂”。

这部影片的开局可谓不同凡响,作为主唱歌手的江寒,突然决定:放弃参与新疆小区歌舞选拔赛的复赛权。而另两位歌手加尔肯与迪里夏提则认为,取得复赛资格就有可能叩开夺冠之门,为什么要放弃。“石榴籽”小乐队由此出现了分歧。比较而言,江寒头脑清醒,眼界开阔,他认真听取了评委们的意见,做出了自我反省。他觉得他们参赛的歌曲,生活底子不扎实,不接地气而较为肤浅,应当再去全疆各地作有深度的采风,以提升自身的艺术水准而不负时代的期许。但是,另两位歌手在恼怒之下竟拂袖而去。江寒回到家里,款待他的爱人夏桐对他也很不满,因为他将婚事久拖不决,便决绝地对他说:“我与音乐,你只能选一个!”凡此种种,形成一种沉重的心理压力。但江寒的内心却坚韧不拔,独自踏上了采风之旅。出乎意料的是,在五彩湾,也就是“石榴籽”小

乐队最初结盟之地,加尔肯、迪里夏提提早一步,赶在他前面来到这里搭好帐篷,等待与他言和并再起步。因为,音乐之梦,早已把他们之间情同手足的情谊连结在一起。音乐之梦,事实上已成为他们青春与生命存在的价值内核,让艺术接地气而为人民所喜爱这才是他们心中的圣地。从五彩湾出发,他们脚踏实地,采风的足迹走遍天山南北、戈壁草原、牧场乡村以及乌鲁木齐等地,从各族悠远丰厚的音乐舞蹈资源中汲取精华,从各族群众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激发灵感,信心满满。与此同时,他们也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吸纳了一些现代、时尚、青春的音乐元素,只为迎接厚积薄发的那一瞬间。

在采风的路上,一位来自上海拍摄民间音乐故事的音乐视频网站的女主播晴朗,发现江寒随身携带了一件古老的巴扬,还有一架老旧的手风琴,似乎都隐藏着诱人的故事。她的好奇心,促使她紧紧跟踪江寒一行。在电影内在诗意旋律的流动与飞扬之中,女主播晴朗俨然成了江寒等采风人的“第三只眼”。恰恰正是由她引领着我们沉浸于江寒一行人的采风之旅,更真切地体验了他们心灵被生活所唤醒的时代激情。随后,当她将在塔城、五彩湾以及在哈萨克族的伊犁大草原上拍摄到的“万马奔腾”的歌舞视频,上传到上海音乐网站播映后,竟然引发了网民们的热捧,视频点击率直线飙升。在新疆与上海之间,激起了美好的文化互动与对应,这诚然更加激励与鼓舞了江寒一行采风人的毅力与信心。特别在前往江寒故乡帕米尔高原的路上,他们听到了柯尔克孜族驯鹰人讲述的“老鹰涅槃”的寓言,深受震撼,灵感如泉喷涌而出,江寒连夜奋笔疾书,迅即写出了一首既充满新疆民族音乐元素,又富于现代性张力的新作《大地之歌》。

当江寒一行来到自己的故乡帕米尔高原,别的不干,首先就去拜望了他童年的老师李明亮。他现年已近八旬,耳聩失聪。从他的口述里,竟解开了江寒的身世。原来,他的父母亲都是守卫边防的军人,无暇照顾儿子。从边防营地到高原小学路途较远,每逢星期一,父亲就将儿子送到河口,由李老师用铁索滑道接他过河上学,待他如亲生之

生活的土壤与艺术的翅膀

——评电影《歌声的翅膀》

■文/张卫

概念隐形的主流表达

主人公江寒为了给自已乐队的音乐创作增添底色和独特文化气质,离开了乌鲁木齐的高楼大厦,而向山川草原,开启了行走新疆大地的跋涉采风,电影前三分之一,构成主人公行动阻力的是他的未婚妻桐桐,桐桐不愿意男友的外出,要他留下来尽快结婚,两位队友在山路截住了他,看见他与漂亮女记者独处荒郊野外,产生了误解……

看到这里,我不禁有点担心:作为献礼片的《歌声的翅膀》应该要肩负很重要的主题任务、影片展现到这里,还未让主人公的言语中透露出二星半点宏大主题的概念或痕迹,它能承载时代内容并担负文化使命吗?带着一点,点着急,我们跟随着主人公继续前行,经过城市乡村、草原山川、沙漠戈壁、河流湖泊、雪山冰峰……路遇了哈萨克、维吾尔、塔吉克、俄罗斯、柯尔克孜等八个少数民族,经历了很多矛盾纠葛、热情接待、温暖救助、艰难险阻,还是没有听到主人公说出一句概括主题的抽象话语,但是,党中央对新疆工作的要求和希望全在这部片子里得以显现,新疆的社会发展、历史进步,文化风俗、繁荣昌盛、民族团结、戍边守土、变革创新全都在这部影片里生动呈现,影片没有像有些主旋律影片那样生硬地强推脱离生活、脱离人民的概念先行和主题先行,没有让电影图解文件,而是像主人公那样深入生活,深入人民,由于主创团队行程万里,进入到各族人民的火热生活里陶冶历练,自然表现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自然像党的十九大四中全会关于文化的论述那样:“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民族精神力量”,它不仅体现了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风俗,而且还熔铸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表现出各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自我肯定和自我认同,即对民族文化价值及其生命创造力和自我发展前景的充分肯定,在新疆问题国际化的复杂局势下,《歌声的翅膀》主创团队纵横天山南北,挖掘生活底蕴,所以他们表现的进步新疆、团结新疆、繁荣新疆、大美新疆要比其它关于新疆的国际表述要准确得多,生动得多,深入得多,有力得多。《歌声的翅膀》的创作成功还为总结主旋律电影创作规律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只要深入生活的土壤,抽象的概念自然就会隐形,时代的主题就必然转化为生动丰满的电影形象,艺术的翅膀就能展翅高飞。

类型杂糅的立体化的叙事

制作方将影片的类型界定为音乐歌舞片,然而,音乐歌舞所具有的舞台假定性,与电影美学的纪实性之间存在差距,歌舞过强容易弱化情节推进,对于不擅歌舞的民族来说,用歌舞作为日常生活的言行表达,会不习惯;另一方面,故事起伏过于曲折又容易压抑歌舞展现,两者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分庭抗礼,所以,如何展开音乐歌舞片的叙事,使其感觉自然流畅生活化,使二者相得益彰是主创团队需要攻克的难题。因此在这部电影中,编导不让音乐歌舞承担推动叙事和情节发展的主要功能,而是让公路片类型承担建立叙事构架,推动叙事前行的主要任务,编导在影片中首先预设了两个叙事元素,一个是时间叙事线,另一条是叙事事件片,时间叙事线让主人公从乌鲁木齐出发,到慕士塔格峰峰顶止,这些叙事片如同明珠,被穿穿在时间叙事线上,全片的八首歌曲,四组大歌舞,两段音乐剧镶嵌在途经七个州的采风之旅上,我们看到:主人公每行进入一个民族的居住地,才会出现一个民族的欢歌劲舞,我们看到草原上的彪悍的哈萨克舞,古城喀什五彩缤纷的各民族街舞、男女青年表达爱慕的维吾尔族斗舞,塔吉克婚礼娶亲队伍的行进之舞……这些歌舞也隶属于这些民族的日常生活,全无假定性的舞台感,与歌舞水乳交融的是各民族的风俗文化……

除了歌舞民俗,还有与之并驾齐驱的其它空间叙事片是风光摄影:本片摄影师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景别拍摄着五彩山川、绿色草原、蓝色湖泊、黄色沙漠、灰色戈壁、白色雪峰、夜色河畔……与静态摄影并行的是动态摄影:伊犁草原上的万马奔腾气势恢宏、塔城上空的展翅鸟群蓝天翱翔、柯尔克孜族

子,课外还手把手教他练手风琴。但有一次,在过铁索滑道时,老师的一根手指被铁索割断,这成了江寒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痛。自此,老师便把自己的音乐梦也寄托在他身上。是的,江寒不负老师的苦心培育,终于考上了大学,临别,老师把自己最珍贵的手风琴赠送给了他,希望他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人。而此刻的江寒,仍旧用老师当年送给他的那架手风琴,将新作演奏给老师听,老师耳虽失聪,却用眼睛紧紧盯着江寒在键盘上跳动的手指,仿佛能“听”到这首曲子的每一个音符,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不妨说,这首歌,成了江寒交给老师的一张十分优秀而难能可贵的“答卷”。

《歌声的翅膀》的镜像与造型体现,也十分大气而独出心裁,既有伊犁草原“万马奔腾”的恢弘与壮丽,也有帕米尔高原冰山的纯净与隽秀,展现出一派新疆山水、草原、牧场的诗情与画意。譬如在古城喀什,迪里夏提的叔叔开着一家饭馆,他正是当年的街舞王子。当他将放飞鸟群的信号升起,全城各族的街舞高手都纷纷赶来跑起舞,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少都赶来献歌比舞,而所有的民间工匠,无论打铁的、钉马掌的、做箩筐的,都成了打击乐手,掀起了一场欢乐的民间舞蹈大聚会。摄影镜头或俯瞰或特写,令人目不暇接。透过这场歌舞大聚会的速写,不仅展示出新疆人民物质生活的日渐富裕,更呈现出他们热爱艺术在精神层面上的充实与快乐。

全剧高潮,在作为“冰山之父”、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脚下,隆重举行了江寒们“石榴籽”组合的新作《大地之歌》的盛大首演式。江寒的恋人夏桐也摒弃前嫌专程赶来,并亲自搀扶着恩师李明亮一起来到现场观赏。该片导演和摄影师,还特别将在慕士塔格峰下首演的火爆场面与上海视频里灯火绚烂的外滩景色交互闪接,中国的东西两“极”互为辉映,新疆与上海遥相呼应,让这部融汇了新疆多民族音乐元素与现代性交乐质地的音乐作品,灿烂绽放出中国人民跨入新时代而自强不息的中国神韵与精神丰采。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驯鹰人架着鹰群的马队威风凛凛地并轡前行,万头攒动的白色羊群缓缓移动……大美新疆是本片的视觉空间的主体构成。镶嵌在时间线上的各色奇美空间,让全片展现出异彩纷呈的立体化叙事。

植根于传统的现代化创新

全片一直显示着各民族的深厚传统,同时也不断展现出植根于传统的现代化创新。首先从社会生活层面而纵览,新疆早已不是库尔班大叔要骑着毛驴去北京的历史阶段了,方方面面显现着新疆的沧桑巨变和日新月异:越野车和高速公路,是这部公路歌舞片的现代化标志,主人公故事行为的起因,来源于电视选秀节目:好歌舞新疆赛区选拔赛;在各民族载歌载舞的现场,江寒拉着上个世纪传下来手风琴洋溢着古老风韵,音乐视频网站的女主播晴朗一直在进行着现场直播,这又是网络时代的娱乐生活和传播方式,全国网民在看直播,新疆与祖国同频共振。

影片让我们欣赏到各民族舞蹈的编导设计,我们既可以看到每个民族悠久的舞蹈传统,又可以看到现代舞、街舞的动作设计编织其中,现代时尚与传统动作在舞蹈中浑然一体。在塔城,各行各业的各族青年的出场方式,甚至是青春激荡的跑酷动作大集合……

民族团结是天山电影制片厂的永恒创作主题,表达这一主题也有创新,汉族歌手江寒、哈萨克族歌手加尔肯、维吾尔族歌手迪里夏提,他们三人一开始就是一个音乐组合,他们原本就是肝胆相照的铁杆朋友关系,完全没有民族间的界限与隔阂,没有不同民族的属性区分和差异强调,他们共同创作和演奏三人都喜欢的音乐,他们这个多民族音乐组合,每到一一个民族的居住地,毫无疑问地受到那个民族毫无保留的热烈欢迎。他们从各族群众火热的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和素材,最终创作了融合多民族音乐元素新疆时代强音《大地之歌》。

维吾尔老人把吉普车交给这个组合乐队的时候说:“采风就是把风追上”,主创团队在各民族文化土壤中采取营养的同时,伴随着所经之地的现代化创新之风,在新疆大地上展翅飞翔。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